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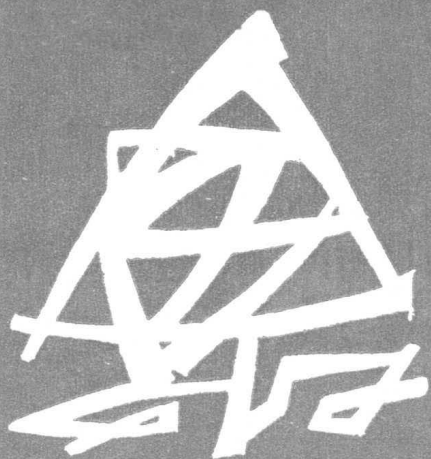
悬崖玫瑰

〔台湾〕 光泰



【台湾】光泰

悬崖玫瑰



内 容 提 要

来美国参加国际商业会议的台湾富商殷慕愚，深深爱上“梅茜”时装店的女老板。分手时，殷慕愚答应每年都来旧金山看望她。

不料，一场空难使殷慕愚永远离开他的台湾妻子与旧金山的情人。留给她们的只有缠绵的情怀与痛苦的回忆……

22年后，一位漂亮的男孩来台北寻找亲生父亲。殷慕愚的女儿殷凯蒂，向来自旧金山的英文教师敞开少女爱的心扉。

“电脑王后”大伤脑筋。作为慕愚的妻子，这一切她能接受吗？她又该怎么办？

作者似乎在讲述一个古老、落俗的故事，然而，他却给你一个非同寻常的结局。它会使你掩卷遐思，一番怅叹……

悬崖玫瑰

〔台湾〕 光泰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875印张 2插页 122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535—195—8

I·180(闽)/05 定价：2.25元

第一部

旧金山

1965年4月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殷慕愚来到了华航办公室。

本来他是打算礼拜一走的，但是会也开完了，该采购的东西他也看过了，于是慕愚决定提前一天回台北。

这些事，其实他可以交给饭店帮他做的，但是既然经过华航办事处，慕愚于是停下车子，一个人走了进去。

“May I help you?”

柜台内，一个有张苹果脸蛋的女职员甜甜地这么问他。

慕愚已经憋了五天没有讲国语了，好不容易碰到自己的同胞，慕愚当然兴奋地与她用国语交谈着——

“这是我的机票，我只是决定提前一天回去，麻烦你帮我重新划个位子，好吗？”

“好的，没有问题。”

女职员这样告诉他，不到一分钟，她就完成了机票订位的手续——

“祝你旅程愉快。”

“谢谢。”

出了华航，天空碧蓝如洗。

旧金山的确是住居的好地方，空气干爽舒适，不像台北，又热又湿，一天不洗澡就会发出气味，难怪旧金山常常与鲜花联想在一起——If you're going to S. F. be sure to wear a flower on your hat……

不知不觉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目前正流行的这首曲子——“到旧金山，别忘了戴朵花。”

就在华航的正对面，有一家时装店。

时装店取了个女性化的名字——Macy，洁净透明的大块玻璃门窗，蓝白间隔的遮阳棚，一切洋溢着高级、浪漫、艺术的

气息。

慕愚心想还没为唐冰买礼物了，于是乘这个机会，他想买一两件流行的洋装，给他新婚的妻子。

当他走近 Macy，突然被橱窗内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吸引了。

女孩正在帮一个模特儿穿衣服，当她发现慕愚在注意着她，她于是停下工作，对他嫣然一笑——

她的牙齿是那样地洁白，双眸如星辰般灿烂，站在橱窗里，她赤着脚，露出一双修长的小腿——

天啊！旁边的模特儿也不过如此，然而她却是活的，有生命的，有笑容的——真正的女人！

推开玻璃门，是一阵悦耳的铃声。

女孩踏下橱窗，穿上白色的平底鞋，走近慕愚——

“对不起，我们不卖男装。”

世界一切静止了。

慕愚的心仿佛穿过强烈的电流——

上帝！他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从他十七岁第一次暗恋学校一个女孩后。

慕愚的眼光像着了魔似的凝视着她，隔了好久好久，慕愚才发觉他的失态，他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我知道……我只是想选两件衣服送给……”

突然他咽下了“wife”这个字，对一个陌生的女孩，他有必要隐瞒或公开他的婚姻状态吗？

女孩并没有觉察这一切，她只是职业性地问慕愚：

“告诉我你朋友的身高、年龄、体重，如果你还信任我的眼光，我可以推荐你几种目前正流行的款式。”

“你是……”

“我拥有这家店子，平常我一个月去欧洲一趟。”

女孩递给他一张名片。

雪白的名片印了下面几个字——

梅茜服装

慕丽蕊

几乎完全没有经过端详、考虑或鉴赏，慕愚和丽蕊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丽蕊为他包妥了两款女装，一袭紫蓝的，一袭纯白的。

就在付帐的时候，慕愚后悔他为什么要提前离开旧金山，而明天，他又约了通用的副总裁吃饭，他知道他不能再迟疑，于是他鼓起勇气对丽蕊说：

“你们店什么时候打烊？”

“For what？”丽蕊狐疑地问。

“我能请你吃个便餐，谢谢你的一切吗？”

丽蕊停顿了 30 秒，然后大方地对他说：

“你 8 点来接我。”

“如果这是便餐，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盛宴了。”

晚上八点，慕愚准时来接丽蕊。

他用着饭店最豪华的一部轿车，穿着正式的西装，带丽蕊到全城最贵的一家法国餐馆用餐。

从带位、点菜、到品尝一种 1900 年份的葡萄酒，丽蕊不禁被慕愚的这种排场吓住了——

“你一定很富有，对吗？”

“富有，要看你怎么解释，一种是金钱，一种是生活，我是

属于后者。”

“还没请教你贵姓呢？”

“殷。”

“你知道吗？”

突然丽蕊望着他——

“旧金山有三多，中国人多，艺术家多，还有，你们这种人多。”

“我们这种人？”慕愚奇怪地。

“难道不是吗？你容貌俊美，举止优雅，尤其对女装又有兴趣……”

“你的意思是——”

“我从来不排除你们这种人，我就有好多像你这样的设计师朋友。”

“天啊！你把我当成 Gay？”

慕愚大笑失声，几乎忘了置身如此高雅餐厅的礼貌。

怪不得丽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约会，原来她以为他是个对女性没有侵略性，不具危险性，更没有企图性的同性恋者——

他真要感谢丽蕊有这种错觉，否则他不是永远得不到她了吗？

看到慕愚的大笑，丽蕊才发觉她犯下了个严重的错误

他是个“正常”的男人，一个对女性有兴趣的男人——

“对不起……”丽蕊尴尬地。

“不，”慕愚收敛了笑容，“你用不着对不起，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不能提供任何证明，I am a gay or a straight.”

是吗？

其实丽蕊早就应该察觉的，不论是慕愚的眼神，或是他的微笑，她一直深深地被他吸引着。

下午她还在后悔，为什么这样一个条件好的翩翩绅士，竟然是个对女性没有兴趣的男人。

如今丽蕊知道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男人，但是又怎么样呢？她已经有老金了啊！

提起老金，就让她想起那一段令她既感激又后悔的婚姻，不错，因为老金，她才拿到合法的居留权，然而也因为老金，让她度过了无数个寂寞的黄昏……

“这是你第一次到旧金山？”

“嗯。”

“全世界都市中有钱人的生活都差不多的，你实在应该看看旧金山的另一面，比如说渔人码头或金门大桥。”

“你愿意带我去？”

当慕愚将这句话说出口，他才发觉他根本没有一点时间了，明天中午他约了凯恩先生在饭店见面，晚上参议员华特请他吃饭，而后天一大早，他就要搭 10 点 20 分的班机飞返台北了。

“你准备在这儿停多久？”

“让我们忘了这个问题。”

慕愚举起酒杯——

“才刚认识，就想起离别，不是很扫兴吗？来，我敬你——
Cheers。”

“Cheers……”

此时餐厅轻轻地流泻着一首法国香颂音乐。

在柔和的烛光下，丽蕊黑色的眼瞳是那样深邃，沿着酒杯的嘴唇，艳红而湿润，慕愚还没喝酒，他已经全然地沉醉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我们的祖籍都是大陆，我是河南，你哪里？”

“广西。”丽蕊告诉他，“我祖父那代就到了越南。”

“越战不是才开始吗？”

“所以我父母才费尽千辛万苦，带着我逃了出来……”

本来丽蕊想把他们怎样变卖金条来到美国，到了美国，又是怎样暂时隔离在难民营，她又如何认识老金，为了在这儿安身，不得已嫁给老金的事全倾诉给他听。

然而也不知道为什么，丽蕊还是把所有的话咽了下去。

在她对面，坐着的是一个这一辈子唯一令她心仪的男士，生命已经够痛苦了，难道享受一点点罗曼蒂克竟是一桩不可饶恕的过错吗？

不！她不甘心，她要忘却生命中所有丑恶的事，她只企望抓住现在——一个充满了鲜花、烛光、音乐的浪漫夜晚。

于是丽蕊抬起头反问慕愚：

“你呢？你是在香港还是新加坡？”

慕愚不愿意告诉她，他住台湾，就像他不愿意告诉她他的名字一样，他只是技巧地转换了另一个话题：

“待会儿我请你跳舞好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会跳舞，你相信吗？”丽蕊闪着她慧黠的眸子。

“我相信。”

“为什么？”

“因为，”慕愚微笑着——

“我也不会跳。”

“那为什么还要请我跳舞？”

“我只是想找机会与你接近而已……”

空气一下子凝聚住了。

周遭的人们仿佛都不存在，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们。

而他们心底也明白，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将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是的，不管是天崩地裂、月坠星残，那怕再严重再不可收拾的后果，他们都会坦然无惧地含泪接受它……

夜晚的微风，就像情人的呼吸。

月亮好似银屑般洒满了一地——

“我真不该这样做的……”慕愚轻轻低语着。

“为什么？”

“我总觉得我冒犯了你……”

“是吗？”丽蕊微笑地回吻着他。

“可是我实在情不自禁……”

出了餐厅，在轿车的后座，慕愚就疯狂地拥吻着她。

吻是男女之间，由陌生通过亲密的第一步。

而情侣之间的吻，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甜腻，那样的令人心醉。

他们的舌彼此纠缠，他们的津液仿如糖蜜，他们甚至舍不得分离片刻……

当车子停在丽蕊的服装店口，丽蕊才喘着气推开了紧拥着她的慕愚——

“我家到了……”

“我爱你！”

慕愚朦胧的双眼，燃烧着无尽的火焰。

“我也是……”

“不要回去。”慕愚哀求着。

“不行啊……”

“为什么？”

丽蕊不愿意说是老金，然而当她的一只脚刚踏下车门，她又转回身扑到慕愚的怀里……

床上，丽蕊和慕愚紧紧地相拥着。

丽蕊梦呓般说道：“我好怕……”

“怕什么？”慕愚喃喃地问道。

丽蕊不敢说，她担心这种幸福，连慈悲的上帝都会妒嫉，因为，她没有权利享受这些，因为她已经有老金，她是个已婚妇人啊……

“我一定会受到很重、很重的惩罚……”丽蕊抽搐般地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幸福，原不属于我……”

“不，”慕愚汗湿了全身，他咬紧牙根轻轻地在她耳边说，“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爱，是由神那里来的……”

是吗？她怀疑。

丽蕊的命等于是拣回来的。她逃离了西贡，神已经很厚待她了，她实在无权做这样的事啊……

早晨。

当慕愚还在沉睡中，丽蕊已经悄悄地起床。

她轻手轻脚地漱洗完，然后套上昨晚穿在身上的衣物

“几点了？”慕愚睁开了眼睛，微笑地问她。

“9点20分。”

“那么早？”

“不早了！”

丽蕊走近他——

“我店里10点开门。”

早晨的丽蕊，脂粉未施，清淡中更见秀丽，忍不住，慕愚将她拥入怀中——

“为什么你任何时间都那么漂亮？而且永远那么香……”

“那是香皂的味道……”

慕愚亲吻着她，这一次，他们只是双唇轻触——

“我真的要走了……”丽蕊叹了口气在慕愚耳边轻声地说：“我好舍不得离开你……”

“那就不要走。”

慕愚转过身，双手环抱着丽蕊的腰际——

“我把今天所有的约会都取消！”

“说什么傻话？”

丽蕊躺在他的怀里，珍惜着这最后一刻的温馨——

“你那么远来，事情不办，怎么行？”

“那你今天等我电话！”

慕愚深嗅着丽蕊的发香——

“我一得空就打给你……”

丽蕊的眼眶不禁一阵雾湿起来。

什么叫做爱？

爱是一份思念、一场梦幻和一种感觉。

在一起不觉得，分开了才知道彼此思念有多深、多痴和多狂。

整整的一天，丽蕊都是魂不守舍的，任何一个电话铃响，都会惹得她神经紧张——

不！千万不能这样！

丽蕊内心在痛苦挣扎着。

他迟早要离开的，她不能这样深陷下去，否则她会换来一辈子的痛楚和煎熬……

早晨回到家里，老金什么话都没说，倒是丽蕊随口撒了个谎——

“客人急着要我改一件裙子，赶晚了，我就睡在店里。”

老金已经 60 多岁了，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他本身餐馆的工作都忙不过来了，何况结婚十年来，丽蕊从未在这方面给他困扰过，老金当然不会想到那么多，他只是一边听着广东戏，一边戴起老花镜，埋首在报纸的武侠小说里。

突然在老金看剩的一张摊在桌上的报纸上，丽蕊的视线被一个熟悉却令她心跳的图片深深吸引着——

商界闻人殷慕愚

代表台湾电机业与美商务部

对关税优惠谈判达成初步协议

殷慕愚？

天啊！他果然不是普通人。

怪不得他不愿意告诉她，他真实的名字，原来……